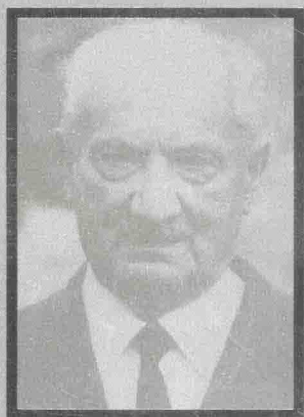


海德格尔文集

孙周兴 王庆节 主编



Martin Heidegger

根 据 律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海德格尔文集

孙周兴 王庆节 主编

根 据 律

· 张 柯 译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德格尔文集. 根据律 / (德) 海德格尔著; 张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ISBN 978-7-100-12340-2

I. ①海… II. ①海… ②张… III. ①海德格尔, M.
(1889—1976)—哲学思想—文集 IV. ①B516.5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395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海德格尔文集

根 据 律
张 柯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12340-2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7 1/4
定价: 68.00 元

Martin Heidegger

Der Satz vom Grund

Herausgegeben von Petra Jaeger

©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7

本书根据德国维多里奥·克劳斯特曼出版社 1997 年出版的《海德格尔全集》第 10 卷《根据律》(皮特拉·雅格编)译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成果



中文版前言

德文版《海德格尔全集》于 1975 年启动,迄今已出版了 80 余卷(按计划将编成 102 卷)。已出版者包含了海德格尔著作(含讲座、手稿等)的基本部分(即全集第 1—3 部分),余下未出版者多为书信、札记等(全集第 4 部分,第 82 卷始)。随着德文版《海德格尔全集》出版工作的顺利推进,世界范围内的海德格尔翻译和研究已呈蓬勃之势,目前至少已有英、法、意、日四种文字的全集版翻译,据说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的全集版翻译也已经启动。相比之下,汉语的海德格尔翻译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甚至不能与亚洲邻居的日、韩两国比较,严肃的译著至今只有十几种而已。这种状况是令人羞愧的。

为让中文世界更完整、更深入地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经反复酝酿,我们计划根据《海德格尔全集》版,编辑出版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收录海德格尔的代表性著作 30 卷,其中前 16 卷为海德格尔生前出版的全部著作(我们依然认为这一部分是《海德格尔全集》中最值得关注的,包含了作者已经稳定下来的思想),而其余 14 卷为海德格尔的重要讲座稿和手稿。我们假定,这 30 卷属于海德格尔的“基本著作”,基本上已能呈现海德格尔思想的总体面貌。当然,我们也并不因此否认其他卷本(讲座稿和手稿)的意义,

而且我们也愿意认为,中文世界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深入研究和完整理解,仍然要基于对《海德格尔全集》的系统译介。但我们选译的30卷至少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也或可为将来可能的中文版《海德格尔全集》的工作奠定一个基础。

所选30种著作中,约半数已有成熟的或比较成熟的中文译本,少数几种已经译出了初稿,其余约十余种则有待新译。已出版的译著在编入《海德格尔文集》时,将根据德文全集版重新校订,因为其中有几种原先只是根据单行本译出的,也有几种在译文品质上是稍有欠缺的。

由于是多人参与的多卷本(30卷)译事,又由于众所周知的海德格尔语文表达方面的奇异性,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在译文风格上是难求统一的,甚至在基本词语的译名方面也不可能强行规范划一。这是令人遗憾的,不过也可能为进一步的义理辨析和讨论留下空间。我们唯希望能够尽量做到体例方面的统一,以便至少让人有一套书的整体感。

按照我们的计划,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每年出版5种左右,约五、六年内完成全部30卷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我们希望藉此为中国的海德格尔研究事业提供一个基础性的讨论平台,也愿学术界有识之士为我们的工作提供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大型的学术翻译事业。

孙周兴 王庆节

2011年12月8日

目 录

前言.....	1
---------	---

根据律(讲座)

第一课.....	5
第二课	19
第三课	35
第四课	52
第五课	68
第六课	86
第七课.....	106
第八课.....	123
第九课.....	140
第十课.....	157
第十一课.....	177
第十二课.....	197
第十三课.....	217

根据律(演讲)

编后记..... 276

译后记..... 278

前 言

在此被传达的这些对根据律的思想归属于某种尝试的更广阔的范围,但对这种尝试的阐述却要求着其他形式。

这一未作改动的讲座文本(1955/56 年冬季学期在弗莱堡大学讲授)特意保留了这一思想进程中的诸多重述。

同名演讲于 1956 年 5 月 25 日在不莱梅俱乐部宣讲,并于 1956 年 10 月 24 日在维也纳大学重讲。

没有宣讲的内容和事后给出的提示被放在中括号^①之内了。

1957 年 3 月于弗莱堡

^① 中译本改用“{ }”来加以标识。——译注

根据律(讲座)

第 一 课

根据律叫作: *Nihil est sine ratione*。人们将其翻译为: 没有³ 什么是没有根据的[*Nichts ist ohne Grund*]。这个定律所断言的东西是明白易懂的。我们理解这种明白易懂的东西, 更确切地说, 是径直理解它的。为了理解根据律, 我们的知性并不会去做出更进一步的努力。原因何在? 原因在于, 人的知性本身处处并且始终都在寻求根据, 无论它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活动, 它立即就去寻求根据了, 而知性所碰到的东西正是从这种根据而来才是其所是。只要知性本身要求说明根据, 知性就是在寻求根据。知性要求对其断言与主张作出论证(*Be-gründung*)^①。只有被论证了的断言才是可理解的和理智的。然而知性之要求根据并非首先是为了它的断言, 不如说, 当人的表象活动就是在同那种东西——断言正是针对这种东西才应被作出的——打交道时, 表象活动就已经是在寻求根据了。人的表象活动致力于在所有围绕它与涉及它的东西中去求根据, 经常只是去求最切近的根据, 有时也寻求更靠后的根据, 但终究是在寻求最初和最后的根据。

对人的表象活动而言, 在它忙于对断言的论证之前, 它早就被

① 此词字面意为: 提供根据。——译注

那种对根据的追求所贯彻了。这种处处盛行着的对根据的追求，要求对所遇到的东西予以探究。

在所有的探究(Er-gründen)与论证(Be-gründen)中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条通向根据(Grund)的路上。即便对此没有确切认知，我们也一直以某种方式被招呼了(angesprochen)，被召唤着去留意那些根据与那个唯一的根据。

似乎这就自动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们是在我们的举止行为⁴为与表象活动中走在通向根据的路途中的。根据律仿佛持续地萦绕在我们耳边：Nihil est sine ratione。没有什么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行为举止处处都考虑着根据律之所谓。

如此，下述情形也就不会令人感到惊奇了：对于人的表象活动而言，在它不仅理智地而且深思熟虑地进行的地方，下述事态也会渐渐地向它特别开显出来，即，它所追随的乃是那后来才被特别设置起来的根据律所断言的东西。人之行止，乃追随着根据律，对此，人是慢慢才想到的。

只要人的表象活动意识到，它处处都是以某种方式探究和论证着一切，根据律就会作为其行为之动机(Beweggrund)^①而在表象活动中隐约响起。我们说得谨慎：根据律隐约响起。根据律绝对不会如此轻易地和自明地——像人们根据其内容所猜测的那样——被说出来。即便在那里，在人的表象活动转变为对自身特有行为的一种省思(Besinnung)^②并照料这种省思的地方，即便在

① 此词字面意为：运动根据。——译注

② 在海德格尔的语境中，“Besinnung”有较强的回旋自涉之意，即对自身以及自身所思之本源规定性的沉思，这里尝试译为“省思”，亦可考虑仍译为“沉思”。——译注

这种省思提升为人们长久以来用希腊词语 φιλοσοφία 所命名的那种东西的地方,即便在哲学中,根据律长期以来也都只是隐约响起。需要经过许多世纪,根据律才能在开始处提及的那个简短措辞中作为定律(*als Satz*)而被道出。这一措辞是用拉丁语说话的。正是在这一措辞中,根据律才首次在那些省思——这些省思是莱布尼茨在十七世纪成功做到的——的周围地带中被达到,被特别地探讨(参见库图拉特编:《莱布尼茨未刊小册和残篇》,巴黎,1903年,第515页)。

然而,自公元前六世纪起,哲学就已盛行于西方并自行变化着。在此之后,一直过了两千三百年,西方-欧洲的思想才成功地发现并建立起那个素朴的根据律。

多么奇特,一种如此明白易懂的命题,这种未被说出却处处引导着所有人之表象活动与行为的命题,为了特别地作为定律而在上述措辞中被道出,竟使用了如此多的世纪。但是更为奇特的却是,我们始终还未曾对此感到惊奇,即,与根据律之显露相伴随的是何等缓慢。人们或可以把根据律为此所使用的漫长时间——为确立这个简单的定律所使用的两千三百年时间——称作它的沉睡期(*Incubationszeit*)^①。根据律在何处沉睡如此之久并且是如何

① 德文的“Incubation”(德文中的拉丁化词语,通常写作 *Inkubation*)和“*Tem-pelschlaf*”这两个词语都是对希腊词语“ἐνκοίμησις”的对应翻译,拉丁语译之为 *incubatio*。就字面意而言,“ἐνκοίμησις”的意思是“躺在里面,睡在里面”,拉丁语的 *incubatio* 可以说是精准的直译(*cubatio* 意为“躺下”)。就实际含义而论,“ἐνκοίμησις”意指古希腊的这样一种风俗:人们睡在神庙中,期待从梦中获得神祇的引导,多数情况下,当事人是希望从梦中得到有效医治的指引。但这样所做的梦的内容通常是无法直接理解的,往往需要神庙中的祭司的阐释。上述两种德文译名因而就是对这个希腊词语的两

事先梦见它当中的那种未被思考的东西的呢?—现在还不是对此进行深思的适宜时机。对于这种奇特,或许我们现在还不是足够清醒,但是,一旦我们开始去适宜地关注根据律的那种非同寻常地漫长的沉睡期,这种奇特就会昭示自身。

在这上面,我们首先并没发现什么激动人心的东西。该定律的这种断言性的表达恰恰长期都未发生。并且,当这个定律被说出的时候,看上去并没有什么本质性的东西在思想进程中发生变化。那么为何要对根据律的那种奇特历史报以惊奇呢?我们不要自欺了吧。根据律和它的历史绝不会刺激和诱惑我们,使我们更为长久地逗留在它那里。为此我们倒是有足够多的其他刺激我们的东西,比如发现自然科学中的新元素,比如发明新型的钟表——它使得算出地球的年龄成为可能;或者比方说一本关于“诸神、坟墓和学者”的书^①;或者一则对宇宙飞船之构造的报道。

种向度的翻译,前者(Incubation)译出了字面含义,后者(Tempelschalf)则译出了实际含义。这两种德译名在本书中都有使用。从义理上而言,“ἐνκοίμησις”这种“睡”根本上乃是一种有所寻求的沉睡,沉睡是为了觉醒,是为了在沉睡中获得觉醒之转化的契机,反过来说,觉醒之可能又依据于这种沉睡。但在汉语中,我们还找不到一个适宜的词语来命名这种事态,故我们只能把前者勉强译为“入睡”或“沉睡”,而把后者译为“睡于神庙”或“宿庙求梦”。此外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对神祇之指引的“梦见”,在该指引将要得到实际应验的意义上,乃是一种“事先梦见”或“预先梦到”。如此,基于以上语境的揭示,我们也就多少可以理解,作者紧接着所问的那个问题,“根据律在何处沉睡如此之久并且是如何事先梦见它当中的那种未被思及的东西的呢”,事实上并不突兀,甚至可谓有极深寓意,参见后文在“存在之天命置送”语境中展开的阐释。——译注

① 指作家 C. W. Ceram 的畅销书:《诸神、坟墓和学者:考古学传奇》(*Götter, Gräber und Gelehrte: Roman der Archäologie*)。“C. W. Ceram”是德国作家马瑞可(Kurt Wilhelm Marek, 1915—1972)的笔名。马瑞可于 1949 年出版这部科普著作,一举成为世界级畅销书作家。——译注

但是根据律——这个切近着的断言,这个同样易于理解的简短表达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就是不能被发现!为何这类东西没有触动我们,更谈不上令我们感到震惊?为何没有?回答是:因为我们与易于理解者的关系从来都是迟钝和含混的。因为通向切近者的道路对于我们人而言在任何时候都是最遥远的并因而是最困难的。

所以我们也很难预料到,根据律所说的东西,离我们会有多近。那么就不用奇怪,无论人们怎样命名这一定律的奇特历史,这都极少会触动我们。

对于根据律这样的如此空洞的定律,我们究竟应去关心什么?它的确是空洞的,因为这上面不能看到什么生动形象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手去把捉,甚至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知性去予以进一步地理解。几乎是当我们听到根据律后,我们也就已经把我们与根据律的事情给了结了。尽管如此——根据律或许仍是所有只要可能的定律中最神秘的定律。倘若如此,我们去做下述事情就将是有益的,即,比迄今为止任何时候都更为细心地对待这个问题。倘若我们为此做好了准备,下述事情就将是必要的,即,我们首先要审慎地去听,这个定律说了什么以及它如何说其所说。

Nihil est sine ratione[没有什么是没有根据的]。没有什么,在此也就意味着:所有以任何方式存在的东西中,没有一种东西是没有根据的。在对根据律的这种理解中立刻显得触目的是,根据律包含了两种否定:Nihil-sine,没有什么—没有。这种双重否定给出了一种肯定:在以任何方式存在着的東西中,没有什么是没有根据的。这说的是:每一种存在着的東西,任何一种存在者,都有